

史学新论

贾谊新的民族观

施 丁

【提 要】贾谊论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有“三表五饵”论,这在当时实是崭新的民族观。历来学者或忽视之,或轻视之,或鄙弃之,至今犹然。其实他是主张文明较高的民族,以先进的经济文化积极主动地施行和影响文明较低的民族,使两族趋同,进而达到以我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很有实际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贾谊 汉朝 匈奴 三表五饵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4-0120-06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生长于汉朝前期,活动于汉文帝在位(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时期。他在所著《新书》及向汉文帝上奏的《治安策》中,都谈到了汉朝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在《新书·匈奴》篇中还提出了“建三表,设五饵”之策。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然而,2000多年来,思想家、政治家以及学者很少谈到这个问题,至今治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者也多置而不顾。本人以为应当认真探讨,明其真谛。今略抒己见,请方家指正。

一、激愤于“倒县”之危

汉朝前期,即公元前1世纪,汉已统一,实际上主要是统治着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农耕地区,当时北方广大草原地区为匈奴所占领,东南方五岭以外为越族所统治,西南地区有西南夷,西方还有羌族、月氏等等。汉族从事农业,用铁器,以牛耕,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社会处于封建制时期,文明程度较高。匈奴从事游牧、狩猎,始有文书,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社会处于奴隶制时期,文明程度较低。但是,匈奴因从事游牧与狩猎,长于骑射,汉因是农耕,骑兵少,步兵虽强,却难敌骑兵,故汉在军事上逊于匈奴,因而汉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岁输实物财宝于匈奴。贾谊对此深感屈辱。他愤愤然反复地说:

天下之势方倒县(悬),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

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①

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而敢岁言侵盗,屡欲充礼,妨害帝义,甚非道也。(《匈奴》)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綵,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千石大县,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甚窃为执事羞之。(《势卑》)

他以为,汉地大人众,汉天子是“天下之首”,蛮夷人少地僻,是“天下之足”,这实是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当时匈奴恃强凌汉,迫使汉向其岁输财物,实不平等。贾谊形容为首足“倒县(悬)”、“倒植”,不无一定的道理。

同时,贾谊以为在倒悬之势下,汉朝兵民多难而不堪重负。他说:

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蹇,且病痺。夫蹇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

^① 《新书·解县》。以下凡引《新书》文字,只注篇名。

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解县》）

汉民众兵役负担困苦，输送粮食馈饷艰难，将卒昼夜防备不得休息。这犹如人之腿已瘸，体有痲，很不健康。他为此叹息，甚至流涕。

二、伤感于“和亲”不和

汉匈“和亲”，约为兄弟，不再侵扰。其实仍然不和。贾谊伤感于此。

汉匈两族约称兄弟是得体的。这两个民族本是古代中华的支系。

我国的主体民族，在先秦时期称为夏、华或华夏。由于华夏这一族体，在政治及经济上分为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与各个诸侯国，又以地区名或国名而有不同的称谓，如春秋战国时期有周人、晋人、齐人、鲁人、燕人、秦人、楚人等等。但它们仍总称为夏，故有“诸夏”之称。秦并六国统一“诸夏”建立秦朝之后，夏或诸夏人又总称为秦人。同时各地区仍有齐人、燕人、楚人等等之称。汉朝建立后，夏、华夏、秦等族称依然存在，并产生了新的族称曰汉。因为汉朝在民族关系中起过巨大作用，其历史达400多年，故汉从此就成为后世华夏族体的通称。

匈奴也是古代中华民族之一。司马迁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①此说基本上可信。匈奴是先秦时期我国北狄族的一部分，处于我国北方。春秋时期处于秦、晋、燕三国之北，“自为君长”，是“百有余戎”之一。^②汉人有说，汉北边的阴山为匈奴占据之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去为寇，是其范围也。”^③匈奴由阴山地区发展起来，冒顿单于征服北方各族，建立了匈奴帝国，于是就以匈奴之名作为北方各族的统称。

秦与汉初百年间（即公元前二世纪后期至前一世纪前期），华夏族与匈奴族关系风云变幻，胜败交替，互为雄长。约在赵武灵王之世，匈奴族已称强于北方各族，与中原的秦、赵、燕三国南北对峙。时赵将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④可见一斑。秦统一诸夏之后，大将蒙恬率领十万之众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⑤“河南地”，即河套地区。古时此处水草丰茂，为游牧良地，北方游牧民族多活动于此。原处阴山的匈

奴族亦游牧至此。蒙恬北击匈奴，取得河南地，又渡河至北假中（今阴山南、河套北地区）。^⑥秦显然将匈奴逐北，取得大胜，来去如鸟兽聚散的匈奴族，虽一时失去河南地，并未丧失元气，其头曼单于仍然雄踞于北边，迫使秦不得不驻屯重兵于北边，加修长城，以防御之。秦连接原先秦、赵、燕三国的故长城而长达“万里”，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因此削弱了国力，甚至民怨众叛，乃至垮台。继头曼而为单于的冒顿，乘秦末内乱及楚汉相争之机，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和畜产，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并且“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河南地”。^⑦此次匈奴大胜，收复了河南地。它此时控弦30万，空前强大。继又进一步统一北方以至于楼兰、乌孙等西域之地。匈奴是我国北方各族首次的大统一者。

汉都长安，正如秦都咸阳一样，距河套地区不远，不能不重视占据河南地的匈奴，防御或征伐之。汉高帝刘邦深感匈奴是一大威胁，于称帝的次年（汉六年，即前201年），即封韩王信，将太原郡改为韩王国，都晋阳（今太原南），以备匈奴。韩王信又迁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冒顿闻之，于当年秋天围攻韩王信于马邑。韩王信在外围内疑的情况下被迫降于匈奴。冒顿得寸进尺，引大军南下，逾句注山，进至晋阳，汉帝刘邦震惊，于汉七年（前200年），亲自率领汉军反击，为敌所诱，轻骑至于平城白登，被匈奴30万精骑所围，史称平城之役。传说汉使厚遗单于阏氏，在她劝说下，加之冒顿疑韩王信失期不至，才解围一角，放跑了刘邦。

经平城一役，汉帝自知力不从心，乃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对匈奴则采取“和亲”政策，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单于为阏氏，每岁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米等实物给匈奴，约为兄弟，并约匈奴不犯汉边。吕后、文帝、景帝为政时，都基本上奉行这个政策。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六年（前174年）、景帝五年（前152年），还有三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单于之事。^⑧

所谓和亲，约为兄弟，并非真正的平等关系。汉方是被迫无奈之举；只是取得暂时的喘息之机，有利于经济复苏和发展。匈奴冒顿单于往往傲慢无礼，出兵侵犯汉边，破坏和约，取得更多更大的好处，以至盛极一时。

匈奴虽然与汉订了和亲之约，仍有犯汉侵掠之事发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③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记载侯应语。

④ 《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附李牧列传》。

⑤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⑥ 参见《史记》之《匈奴列传》及卷88《蒙恬列传》。

⑦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⑧ 参见《汉书》之《惠帝纪》、《匈奴传》、《景帝纪》。

生。自汉七年和亲始，至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和亲，50多年间，即有数次：

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①

（高后）七年（前181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②

（汉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③

（汉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

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印。^④

可见匈奴统治者并不守信，不时为汉大患。

贾谊生于其时，耳闻目睹，激于义愤，声言天下首足“倒县”，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汉族士民代表的爱国的呼声。

三、奉献“三表五饵”之策

从贾谊的倒悬论可以看到，他对汉朝的现状很不满意，对和亲政策持不同意见，声言欲解倒悬之危。

首先，他对于汉岁输财物予匈奴持反对态度，以为有损于汉之尊严，损失了汉方财物，民众不堪负担。他说：

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戌，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解县》）

他还认为，汉既岁输财物予匈奴，也不能解决问题。他说：“彼非特不服也，又不大敬。边长不宁，中长不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威不伸》）这是有史实可证的。故贾谊批评安于现状者，还直接向汉文帝进谏：“临事而重困，则难为工矣，陛下何不早图？”

其次，他批判持无可奈何说的悲观论，“进谏者类以为困不可解也，无具甚矣。”（《解县》）“建国（“图”之误）者曰：‘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为我狡猾，为此奈何？’”（《匈奴》）悲观论者以为汉匈矛盾不可解决，汉被迫实在无奈，毫无办法。这种论调，在贾谊看来是可悲的。

再次，他认为汉对匈奴消极的军事防御，负担沉重，也不能解决问题。他说：“窃闻匈奴当今遂羸，此其示威昧利之时也，而隆义渠、东胡诸国，又颇来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动，疑将一材而出奇，厚贖以责，汉不大兴不已。旁午走急，数十万之众，积于北方，天下

安得食而馈之？”（《匈奴》）在他看来，匈奴并不以已得利益为满足，仍有兴兵掠夺的打算和行动。汉消极应付，左支右绌，实非良法。

他又未主张征伐和杀戮匈奴。

贾谊另有良策。他向汉文帝主动请命，要求“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势卑》），方便于实行其策。他说：

请陛下举中国之祸而从（纵）之匈奴，中国乘其岁（“威”之误）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残亡，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杀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惮大信，德义广远，据天下而必固，称高号诚所宜，俯视中国，远望四夷，莫不如志矣。（《解县》）

陛下肯听其事计，令中国日治，匈奴日危，大国大富，匈奴适亡。（《匈奴》）

他自信如果实行其策，必使汉治、匈危，汉强、匈亡，汉必然树威申志。故他劝谏文帝：“陛下何不早图？”（《匈奴》）

贾谊所献是什么良策？他以为“宜以厚德怀服四夷”（《匈奴》）。具体地说，就是“三表五饵”之策。

所谓“三表”，贾谊言之如此：

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言，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三表就是，首先与匈奴通言，言而有信，使其不疑。再者，爱其人状貌，不厌恶其胡面戎状，使其感到亲切。三者，好其技能，使其自视工于长技，中汉之意。因汉讲究德义和人道，表示信而友好，就可使匈奴前来亲近相处。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汉书》卷3《高后纪》。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汉书·文帝纪》则记为“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

④ 《汉书》卷4《文帝纪》。

所谓“五饵”，贾谊是这样说的：

陛下幸听臣之计，则臣（疑“国”之误）有余财。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马，御驂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一饵。

第一饵是，赐给匈奴来者锦绣衣服、豪华车驾，让匈奴人人羡慕不已，也想前来有此享受。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羹戴臄炙，肉具醢醢。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令来者时时得此而飧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惊惶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一饵。

第二饵是，招待匈奴来使丰盛的宴食，美味佳肴，使匈奴闻见之者，垂涎不已，也想有此口福。

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待其堂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悒悒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一饵。

第三饵是，接待匈奴杰出人物来降者，若对待匈奴使者一样，以众多涂脂抹粉的美女陪侍，用饭时演胡戏，还让乐府演出倡乐、歌舞，使匈奴闻见之者都急于前来，唯恐落后。

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困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飧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困京之畜，皆过其故王（“土”之误），虑出其单于或（域），时时赐此

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悒悒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腹，一饵。

第四饵是，皇帝召幸来降者，使其富足。其衣食住行，优厚相待，超过其在故土的待遇，使其犹如归家。使匈奴国人倾心，希望早来，而不落后。

于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后得入官。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待。上即飧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旁，胡婴儿得近侍侧，胡贵人更近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钱，时人偶之。为间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拊胡婴儿，捣逆之，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闲且自为贻之。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绶，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悒悒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一饵。

第五饵是，皇帝时时召幸来降者，加以抚慰，授以官爵，让其侍从奉酒；并招幸其婴儿，给以好衣好住，让其侍从，飧之乐之，关爱有加。使匈奴闻见之者，人人都争先恐后而来。这“五饵”，就是五种诱饵，以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引诱较为落后的匈奴人乐意前来归汉。

贾谊还说，在实施三表五饵之时，要加强密探情报工作，“观其隙，窥其谋”（《匈奴》）。他深信人在新情况下思想是会变的，三表五饵施行之后，匈奴必然会发生变化，出现新的形势。他设想：

故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斩之。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迨虎狼也；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之见将吏，犹噩迨仇雠也；南乡（向）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以上均见《匈奴》）

他想到，在三表五饵施行之后，匈奴之众闻见而喜，人心向汉；匈奴内部，上下左右相疑，单于寝食不安，疑鬼疑神。下属恐慌，贵人异心，众卒背将，势所必然。单于在“无臣之使，无民之守”情况下，只有向汉天子投降归义。他将此称为“战德”，即厚德的战略之意。

贾谊还主张利用“关市”收买匈奴众心。关市，即汉夷在双方交界处开关设市交易，互通有无。贾谊说：

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啗臠，啍（疑为“湏酪”之误）多饮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者，显其二三，以其万人至者，显其十余人。夫显荣者，招民之机也。故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谓德胜。（《匈奴》）

他认为，匈奴深求关市，汉可以使人接待，让其众来，供给食物美味，显荣其少数人，吸引更多的来者。其王无法阻止众来。匈奴人受赐大而愈饥，得财多而愈困。于是其国就难以存在了。这就是所谓“德胜”。在贾谊看来，设关市与行三表五饵，有异曲同工之妙。

贾谊设想，有人责问设三表五饵、“盛资翁主”等办法，费用很多，何以充足？他答对的办法是：

国有二族，方乱天下，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贫，盗贼、罪人蓄积无已，此二族为崇也。上去二族，弗使乱国，天下治富矣。臣赐二族，使崇匈奴，过足言者。（《匈奴》）

他认为，盗贼、罪人这两种人为害严重，他们蓄积无已，使国家贫困，除去之，勿使乱国，又可致富，让其为崇匈奴。这就是说，既可取用盗贼和罪人的蓄积，又可驱逐他们去匈奴为崇，此乃一举两得。

四、贾谊论有武帝意会

对于贾谊三表五饵、使两种人为崇匈奴之策，汉文帝并未采纳实行，历来学者也不重视。似乎以其为空话、废话，书生之见。

其实不然。与贾谊同时代的汉人中行说早有先见之明，中行说于汉文帝六年（前174年）为和亲使者而降于匈奴。他曾对老上单于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①

他以为匈奴人用汉衣食，日久必然同化于汉。

贾谊身后不久，汉武帝似对贾谊论心领神会，就曾

使用了类似于三表五饵的办法。如：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接待匈奴降者：“其秋浑邪王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②再如，汉武帝接待西域使者：“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③汉武帝招待西域使者，让其随从待遇优厚，赏赐很多，大肆炫富，使其动心。于是表饵之法生效了：“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张）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④

西域使者见汉富而动心，热心向汉，其国也重汉，于是汉始通西域。汉通西域虽有多方面的原因和因素。然汉武帝运用优越的经济文化以引诱西域之众，乃基本的条件和办法。

汉武帝还对匈奴来降者重赏封侯。《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了汉对于四夷来降或立功者封侯的情况。这里只是摘记有关汉武帝前期对于匈奴来降者（或其为汉立功者）封侯的情况，列简表于下：

侯名	人名	情况	封侯时间
翁	赵信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属车骑将军，击匈奴有功，益封。	元光四年七月
持装	乐	匈奴都尉降，侯。	元光六年九月
亲阳	月氏	匈奴相降，侯。	元朔二年十月
若阳	猛	匈奴相降，侯。	元朔二年十月
涉安	於单	以匈奴单于太子降，侯。	元朔三年四月
昌武	赵安稽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从骠骑将军击左贤王功，益封。	元朔四年十月
襄城	无龙	以匈奴相国降，侯。	元朔四年十月
濂	煖瞽	以匈奴赵王降，侯。	元狩元年七月
下魔	呼毒尼	以匈奴王降，侯。	元狩二年六月
漯阴	浑邪	以匈奴浑邪王将众十万降，侯，万户。	元狩二年七月
焯渠	扁瞽	以匈奴王降，侯。	元狩三年七月
河綦	乌犁	以匈奴右王与浑邪王降，侯。	元狩三年七月
壮	复陆支	以匈奴归义因淳王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左贤王，以少破多，捕虏二千一百人功侯。	元狩四年六月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

③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④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续表

侯名	人名	情况	封侯时间
众利	伊即轩	以匈奴归义楼王，从骠骑将军四年击右王，手自剑合功侯。	元狩四年六月
湘成	敞屠洛	以匈奴符离王降，侯。	元狩四年六月
散	董荼吾	以匈奴都尉降，侯。	元狩四年六月
臧马	延年	以匈奴王降，侯。	元狩四年六月
瞭	次公	以匈奴归义王降，侯。	元狩四年六月

由上表可以看出，汉武帝在其统治前期，对待匈奴来降归义者，封赏了 18 人，待遇优厚。其封浑邪为漯阴侯，万户。几乎等同于汉初大功臣的封赏。（如：曹参封万六千户，萧何封八千户，张良封万户，周勃封八千一百户。一般的功臣侯封户都在五千以下。^①此乃受贾谊三表五饵论的启发或影响乎？！

汉武帝因兴师动众，费用甚巨，有令民买爵赎罪等办法以搜刮钱财。其中“赎禁錮免减罪”，就是利用罪人钱财对付匈奴的。汉武帝曾说：“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滞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禁錮免减罪。”^②

五、运用经济文化之长

贾谊的三表五饵之策，实是运用经济文化之长，化彼同此，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应当承认，先进的经济文化，乃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

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汉族通过经济文化作用以同化夷狄的史实是始终存在的，屡见不鲜的。先秦至秦汉有之，魏晋至唐代有之，宋元以来仍有之。此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中行说的反对汉化，失败了；北魏拓拔焘反汉化，落空了；金世宗反对女真人汉化，也阻止不了；满族贵族入主中原，起初也反对汉化，后来终究大变了。历史就是如此在走向文明的大道上不止步地前进。

各兄弟民族也有其经济文化的特点，在民族融合过

程中，其经济文化也始终存在并发生着作用，作用有大有小，但不能无视其作用。祖国的经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无论哪个民族，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起过或还在起着作用。只是应该承认，作为主体民族的经济文化较先进的汉族，其作用是较多较大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认识贾谊的三表五饵论之时，才说不是书生之见，不是空话废话。他很有主见，不是唯心的；他深知汉文明较高，匈奴文明较低，故所论有合理性。他有真知灼见，是个先觉者，了不起。

各族经济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中原农业地区发展较早，较为先进，边区或畜牧地区发展稍晚，较为落后。因此，中原地区最有吸引力，落后者向往于中原地区，乃人之常情。中国历史上，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往中原来，就是觉得中原好些之故。

岂只是中国，整个世界史也如此。马克思在论不列颠与印度关系史时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③马克思把较高文化的民族征服较低文化的民族，视为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就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

贾谊的三表五饵论，我们以为基本上是符合于历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的民族观，朴素的唯物论，值得重视与深入探讨。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参见《史记》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② 《史记》卷 30《平淮书》。

^③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0 页。

Jia Yi's New National Outlook

Shi Ding

Abstract: In Jia Yi's opinion, the policy of Han dynasty towards Hun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theory of "San Biao Wu Er". Although the policy has been being discussed by many scholars in a critical way, it was really a new national outlook at that time. As a matter of fact, Jia Yi argued that nationality with higher civilization should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ose nationalities with lower civilization through advanced economy and culture, so as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Jia Yi's suggestion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Jia Yi; Han dynasty; Huns; theory of San Biao Wu Er